

嘉定州志卷之五

物產志

除恒有雷同者免載魁全之說絕無不審通志何以漫紀沙上淘金皆遠人藉此以規行之虛

實耳曰獲不過毫釐

史醇曰禹貢一篇非產物之鼻祖歟然而古今殊矣  
枸醬何杖唐蒙食之蜀人未之嘗也槩物產於嘉州  
名實詎相副哉有如鹵之水水之火乃在南犍木之  
綿綿之縷乃在榮威剗之才楮之生乃在夾洪孔之  
兄永之母乃在峩眉而嘉無一焉所稱絕者二皆可  
腹之欲難於出令者也詳見後作物產志  
稻之屬

酒曰糯飯曰粘其最佳者糯則有百金蚕三百顆花  
殼紅殼豬脂虎皮粘則有毛香子百日蚕老鼠牙盖  
草黃等名其尖刀殼似飯而食酒黑泥黃泥等粘皆  
常品在在宜之惟佳者非腴田不可

粟之屬

有白沙黃沙者佳可以煮粥亦有酒粟其殼黑

黍之屬

有酒有飯

蕎之屬

有糯有苦有春有冬可作燒酒



麥之屬

有小麥作麩有大麥有青窠作飯又有燕麥一名油麥亦作惟深山中種之

豆之屬

有小有大有遲有早早者以夏季熟有黃有黑花腰

茶褐箸頭菜豆彎豆惟黃最多黑最少菜豆亦少

以黃豆及早豆為之憇而細嫩甲海內用鹵水點化凡一甌可點數斗其勝也以此水故他處所無也官遊者常以竹筒携去惜不能多然本地亦惟此城外進者佳餘不及

稷惟深山中有之以釀郟筒酒亦作飯

稗作麩近亦以釀酒頗清苦頤和糯米為之糯居什

之七

蠶豆霜降種清明熟多食令人面黑蓋傷腎也一名葫豆

以上二種皆田家亟需以濟夏秋二季之不給春蕎

與蠶豆後先相距一月許插秧之時南畝之饑全杖

乎此大抵川之食賴稻餘謂之秋雜不多故不能長

繼產有芝麻亦不多

菜之屬

有青有白有萹苳荳蔻俗名皮菰厚菠稜近于北地傳種頗長而脆絕勝

往時蹲鳩即芋油菜其子茄子紅白及長蘿蔔勝他地者尤勝天可重數斤又有胡荽葱小者名香蔥然韭紅者其色豔然味不及白亦北方之次者



蒜 芡頭 藤蒿 莧 紅白三種 扁豆 青白二種 刀豆 似形  
皂角可 近時多紅茗花生 醬入蜜

野菜之屬

有枸杞菜 隨坡 俗名猪 蕨 薇 萋 蒿 芹

苦菜 野苜 灰粟 刺針頭 江豆 紅白二種

豨薟 以上數種烹任如法絕 菊 菊 大似南星磨汁灰

註通鑑

瓜藤之屬

有西瓜 穰紅 菜瓜 可入 冬瓜 王瓜 白瓜 南瓜

絲瓜 瓠 瓠 葫蘆 二者懋可食 香瓜 二季豆

地薑子 江鈴子

果之屬

有梅杏 櫻桃 银杏 柑橘 欠佳且 桃 李 石

榴 栗 梨 柿 棗 多不 香圓 胡桃 林禽

荔枝 僅一樹 枇杷 藕 蓮實 詳見池 芡 多不刺菱

水晶蒲桃 多不 蔗 歲終 品 味 皆 輸 他 處 惟 杏 胡 桃 栗 藕

甘蔗差可然藕惟春季有之諺云梅酸藕敗信然

麻之屬 有大麻 不多且不如 葛麻 苧麻

布帛之屬 有葛布 麻布 泉布 綿布 皆欠 絲

不多其養蚕之具及 織之法皆苟簡不精



木之屬 有杉無油者出建昌馬湖 栢楠無巨材 松附郭者皆童高懷數

十株則故 梧桐 桑 柘 檜 綠栗實似栗而小 棗

亦可食然味短木 青岡即橡可薪可炭及斧柯 椿 棕 栗

似橡可為屋材 槐 苦練 白楊多不紫 荆其木最堅可作油柞

之撞似閩中 夜合 柳 麻柳菜似春板可造舟 茗子即野茶可

之輪竿木 皂角乳壯二種壯者不實杏亦然 青檀 黃葛蟠石罅而生需

潤南 黃楠似真楠而非潤尤不為器則速蠹 楸木潤多近水

名刺楸惟深山中 冬青其餘皆非良材難以盡載

往有議起飛語喧傳云將望青而伐以供營建凡有

樹之家爭先剪賣斧斤之聲徹於四郊至有伐非其

所有者亦不暇問墳墓為赭亦一時之木災也

竹之屬

有班竹 筍竹 慈竹 苦竹 白夾 鳳尾細而生

對青苦竹類即所 水竹可作竹篾理髮 班竹近歲皆

稿方言謂之花遠近皆然有如刻數株竹中惟此用

以編壁湏之者多今其價數倍于昔且無甚大者矣

諸筍惟我眉山中多此地亦寥寥月竹之說原無此種

花之屬

有桂丹黃白三種丹者近亦變黃 薔薇 粉團 月月開 紫薇

二種近紅者佳 蘭 蕙 賽蘭即黃白以染香者 芷 蟬花形似 百日紅



滴滴金 夜落金 玉簪 蓮多不西番蓮似焦而少紅色

芙蓉 海棠微香 菊亦多種 碧桃 絳桃 海桃 紅

梅 五香梅 金釵 簷蔔 迎春 送春 延景

栽假山上紅者臘梅 山茶 茉莉 葵莖高而花大者不多

見向日蓮二種 白杜鵑花 金鳳色五 金盞 秋海棠

棣棠 石竹 石丹 剪紅羅 絲葱 七里香

珍珠花似香頗桂 芍藥欠不佳且 雞冠紅白二種 鶯兒 十姊妹

木槿 芭蕉 黃羅傘 惟牡丹不產

藥之屬

有地黃 乾葛 梔子亦入 枸杞 地骨皮 天花

粉 瓜蒌仁 車前子 蒲公英 木瓜 楮實

紫茅根 木通 橘紅 竹瀝 牽牛 鬱金 朱

萸 澤蘭 史君子 伏苓 莪朮 麥門冬 桑

寄生 威靈仙 旱蓮草 草薺 蒼耳母 香附

子 石菖蒲 川芎 牛膝赤白二種 川練子 蘿蔔子

山藥亦入 荆芥 薄荷 茵陳 苦參 急性子

木鱉 常山 兔絲 骨碎補 麻仁 甘菊 槐

角 木賊 千里光 川烏 何手烏 桑白皮

鼠黏子 牛旁子 半夏欠製 南星 益母草 五

家皮 全櫻子 巴苳 亦有三七俗名見腫消但力薄不及廣中



櫻粟 白芨 龍膽草 旋伏花  
且別有俗名不入本草  
所謂神農竟不知也  
其他方一味而  
可以已疾者頗多

染之屬

有藍多不黃藥  
味苦澀取  
其色易入 紅花 亦入藥 醮李 染水 冬瓜

染黃以上二  
物可以染紙 五倍子 亦入 土紅槐子 亦入 橡盪 出滇

中茜草深山中亦有之然不  
見其用惟採取以貨之他

貨之屬

有白蠟 蠟樹似冬青近水買出他處以清明時用  
葉包裏掛於枝上最忌風雨至孟秋則枝皆

似綿矣然盈  
縮不可必 蜜 黃蠟 綿紙 粗竹紙 俗用以  
石

炭 石灰 茶 產九峯者佳初出時不異天池  
然不多以偽者參入之便惡 酒 釀

苟簡色味不劣堆在外覓方者稍見清棘  
然亦不可多得 鹽 成餅者  
者則否須用灶灰滴去肉水乃稍  
可用以點化豆腐者即此水

余所云二勝者豆腐蔬菜也余足跡幾半天下惟都

下差同然菜勝而豆腐不及二物亦足以飽彼曰費

萬錢矣竟何益特世俗不辨真味耳蘓子瞻詩云蘿

蔔生兒芥有孫人生何苦殺雞豚有味乎其言之也

識此味者可以養生可以修德可以治家可以傳後

願相與共之

毛之屬

有虎 徧荒多 豹 熊 麋 鹿 兔 獾 狐  
俗名  
毛狗



狍食銀杏頗  
肥而美  
猿  
狸  
獺捕魚  
野豬  
毫豬

羽之屬

有雉 鵲 鶯 燕 鳩 鷓 瓦雀 觀鳥有純

白子規 鸚鵡 啄木 畫眉 鷓鴣 鶴白羊

而赤似 鷓鴣 鷓鴣 山鴿 鷓鴣 鶴尾長可觀

頭公 拜天子 鷓鴣 鷓鴣 山 和尚 水道士

鷓鴣 鷓鴣 鷓鴣 鷓鴣 鷓鴣 鷓鴣 鷓鴣 鷓鴣

俗名天鷓鴣 鷓鴣 鷓鴣 鷓鴣 鷓鴣 鷓鴣 鷓鴣 鷓鴣

鳳凰並生固知世上之惡難盡鋤也 利泉及此物與

鱗之屬

有墨頭 味以立春後泛子乃盛行漁者以大燭之極止

研池一滴便獨一魚好魚魚魚魚魚魚魚魚魚魚魚魚魚魚

佳為冠江圍得之無鱗肥而美然易敗 客朗魚 鱒

肉嫩而美 泉水魚 墨魚 而小 臨江魚 出臨江溪潔而

納中魚 以上皆名魚 鯉 又有青 鯽 嘉魚 出青

穴之嘉魚 黃頰 鯽 魚 鯽 魚 鯽 魚 鯽 魚 鯽 魚 鯽 魚

花魚 鰻 忌之亦不食 桃花魚 蝦

介之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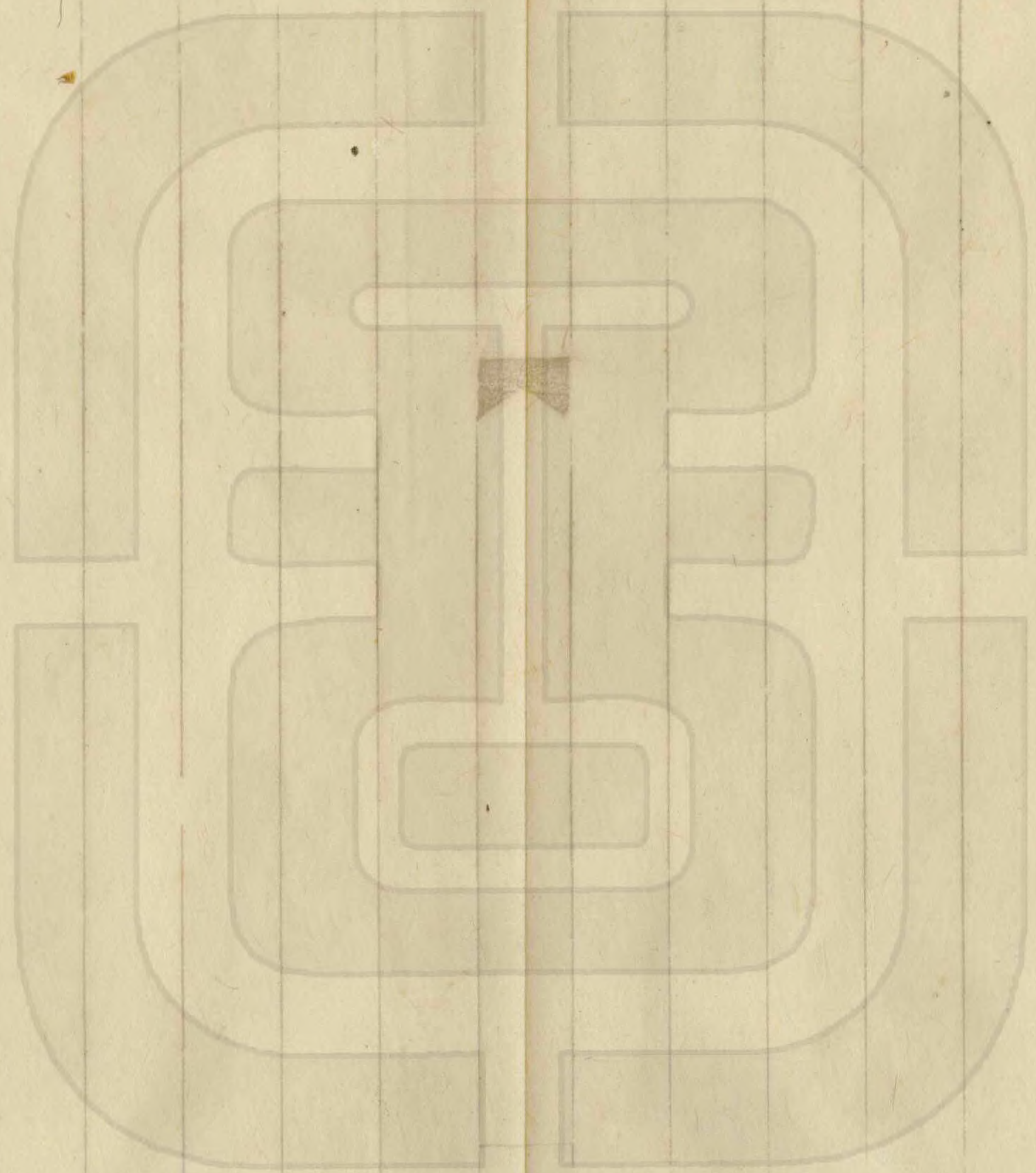
有龜 蟹 蚌 蛤 蚶 蟹 小無黃

蟲之屬

北平圖書影印



有蛇頗多蜈蚣 歇虎 蜥蜴 蜘蛛 蠶 螽斯  
蚱蜢 螻蛄 蟋蟀 蚪蚪 蟬 蟪蛄





風俗志

史醇曰風起於青萍之末賦物而成聲清濁疾徐亦何常之與有染而成俗何以異是語有之高髻盈尺長袖足帛焉可証也吾輩有世道之責者豈其外躬修而言氣數屏禮教以聽江河彼且為嬰兒吾亦與之為嬰兒彼且無町畦吾亦與之無町畦浮沈轉徙惟俗之變何暇論於塵壒之外哉而又何以責在下風者洛陽生有言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倘亦有微權也夫作風俗志

冠

惟士大夫依家禮立賓贊行三加謁祖廟拜父母尊長出拜師友餘或行或不行

婚

近古遵六禮稱有無不甚論財耻以女與人為妾此亦可嘉遣女之家近亦多侈貧者勉為之至負累良田男家亦有索之者生此失歡或以釀禍不幸修短不齊則倒取之至訟於官殊不雅宜相與戒之量力為是

喪

初喪以至葬咸遵家禮文質頗得中不作佛事不侈酒食猶能稱家之有無亦不甚溺風水以既定而後即安雖未必盡然而如此者多貧家不數日而葬謂



之乘凶不猶愈於久暴露者乎葬後三日而上塚謂之復山清明之祭不

過社日

祭

忌日中元除夕祭廟餘皆於墓孝者每食必祭無常期亦無常品猶有薦新之遺意中元以十四日相傳至十五則化者皆赴

五蘭盆會矣祭必用芍藥家家盡然故俗謂之鬼藥

歲時

元旦日五鼓設香燭肅衣冠以拜天地祝君上拜祖宗尊卑長幼各依次相拜出拜師長及親眷之密切者謂之拜年主人亦勞以酒食即為具上塚

元宵張燈遇晴霽則各競奇巧放煙火遊百病婦女雜選稍欠雅觀此際惡少叢集亦易生事雖節經禁諭而卒不可革也惟天雨則寂然

清明首插柳枝又瓶貯之獻於佛神前十日之內後先携具上塚謂之踏青男婦隨便自此以後糞工蚕事各赴其忙

四月八日作浴佛會張鼓樂傘蓋送油燭詣各梵宇僧徒設齋供

五月五日預送節禮官長親戚各因其分造角黍泛菖蒲插艾

與瓶貯一如清明之柳家家作饅首切肉膾彩藥競



渡迎瘟火之神伐鼓填然至暮而已

六月六日曬衣曝書賽青苗土地

七月七日遊宦及士人之家其婦女設瓜果乞巧餘則否十四日祭其先

八月中秋土人原不重此節惟士大夫家造月餅相餽遺治具賞月里中賽土地神扮演雜劇聲樂文物亦各相競謂之看會

九月九日士人携酒登高里俗亦賽土地家家造酒十月初一墓祭謂之送寒衣亦有祭於家者裴家造米飴帶牛角上用相勞苦租于人者以此日償代

十月十五日下元節有力之家作水官解厄醮冬至惟士大家賀餘則否

臘月八日造酒及醕與豆豉貯水待用謂其不敗然亦不鮮作粥

二十四日祭竈凡立春以前大寒以後謂之亂歲拂塵填土諸凡不忌造茶果備牲口送節儀卑幼治具就尊長而稱觴謂之分歲尊長亦重力荅之粉米和以糖葉裹之名曰桃餅肖其形也家家為之饒者至用米石餘窮日夜不休盡給食次第親疎老幼而多寡之餘者用相餽遺儲米計可足數日之食謂之年



米以新歲且不舂也

除日分年飯豐儉稱家大約人各肉一盂祭先而後分給雖猫犬亦不遺是日儲水度可足二三日用掛門紙凡器物用具挂壁之類皆貼以楮錢至晚掃除潔淨元日不掃謂之刮財故忌之篝火圍爐相聚飲酒名曰守歲爆竹燒蒼术香煙以辟惡氣

人家婚喪之事名以冬舉棗棗足食且天氣方寒飢饌可宿留耳從古已然非起今日見家語俗祀壇神巫覡伐鼓舞自暮達旦此神廟久雅專主六畜亦時有威福蓋鄙俚而血食者也城市鄉村皆有之

歷稽往牒謂嘉州地靈人士俊又有禮儀庶恥之風尚慕文學民良俗樸力勤稼穡不好爭訟古人見愛如此今人何忍相負以余庸見古今不甚相遠論其大較淳厚居多即漸有澆漓猶不失當初本色相與挽回毋多鑿竅豈異人任事在吾頂冠束帶楚楚衣裳者乎各相勸導同納於禮習而安之遍及閭閻豈不比屋可封哉衣帽宜從雅素勿尚奇袤酒醴聊用毫和毋耽沉湎有德是貴何用外求無禍為祥且須安靜知止知足百計不若平心課子訓孫一經儘堪傳世氣皎有時而歇那足猖狂機鋒到底皆空何勞枉



用幾曾見不才恣肆可以考終只合就有理商量應  
無後悔筭計見效使益不過聖賢利己損人圖度難  
移造化不作虧心事雖睡覺亦安寧為忍辱人在反  
求自得朝夕頗裕錢債宜休前人索盡鎔銖後嗣揮  
如糞土少年場中花費老未何處安身蚤歲房內晏  
安半世必成虛度倘無訟師起滅良善人宜保身家  
苟非不肖幫間膏梁子何繇喪敗欲尋活計也須交  
儆勤勞何得當壇滌器漫向人前心招目挑殊可醜  
也便要口餬會應苦功力作豈宜穿壁踰牆妄意室  
中狗偷鼠竊不亦傷手誰惜裂瓦之難收終有索梁  
之可慮但搽常業何分耕織漁樵苟無恒心畢意浮  
游浪蕩此言天下公共非為吾鄉所願環堵清平同  
登福國唐虞二八字盡歸 聖諭十六條道德五千  
言不及孔門四勿語固志風俗竊附箴規期我同心  
共維雅化



雜收志

楊雄曾寓北城西一里有楊雄山石洞幽邃先輩題詠頗多且雅

王勃春思賦云旅寓巴蜀浮游歲序又云北來作客住臨邛則泥溪麻之詩確矣

李白流夜郎時過嘉州登錦岡山題詩黃庭堅為建太白亭

黃庭堅謫戎州時寓嘉定州後人為建涪翁亭亭在州南

江外三里今没于水

邵傳雍之孫伯溫仲子隨父入蜀嘗寓凌雲山作清

音亭記

陸游判夔州及為帥府參議官常往來此地題咏頗多范成大為四川制置時以事過嘉州登臨諸山皆有題咏

晁公武靖康中避亂入蜀愛嘉州之勝後雖累官他所而卒葬于符文鄉小石橋李壽為作墓碣

方孝儒在蜀藩時遊峩山過嘉定臨九頂然峩山詩頗多而嘉志獨不載必佚之也可惜

薛瑄父官蜀中為廣文慕嘉州之勝過而寓目焉後仍見懷其詩具在



伊慎曾與其友人余內翰承勛遊嘉州與諸鄉先生  
唱和

陳于陞為翰撰時微行為其端公祝登峩山住凌雲  
信宿僧不識也其蒼頭微泄之報于貳守吳國材吳  
往候之至則行矣留詩見二山志

漢成帝綏和元年犍為郡於水濱得古磬一十六枚  
劉向因上言宜立辟雍陳禮樂以化天下得磬處在  
玉津縣今之犍為堤也距州十里

李雄之季父驤引兵屯南安江上以斷羅尚建道犍  
為太守龔恢與戰死之

安志云趙廐與李庠害犍為  
守李苾據成都判定乃李苾

與廐謀殺李庠也庠  
特之弟苾以此激亂

李德裕征吐蕃舊例嘉州水運期以六月至軍前暴  
漲時死者亡筭德裕改中雅陸運接濟嘉餉至秋深  
乃發多所全活

唐懿宗咸通十年十一月吐蕃寇雋州踰雪巔渡沐  
源川大掠至嘉州集九頂山州城陷刺史楊志遁去

沐源今之  
中鎮河

唐昭宗大順元年四月嘉州刺史朱寶舉州降於王  
建舊志以為文宗其年號曰龍化文宗元安得  
有龍化惟昭宗有龍紀年耳距文宗六十三年王  
建尚未  
生也



景福元年正月王建遣族于嘉州刺史宗裕將兵滅

武節渡使楊晟於彭州

代朱實者宗裕舊志以為宗壽非

全師雄黨呂翰據嘉州水陸轉運使曹翰攻之呂賊

定復結衆圍城期以夜三鼓進兵曹謀知之戒掌漏

者止擊二鼓賊衆不集乃潰曹追及大破之

事在宋太祖乾

德四年

王小波之亂其黨張餘攻陷嘉戎等八州西川行營

衛紹欽楊瓊等復之至是餘賊戰敗走嘉州為軍士

所獲

事在宋太祖至道元年

宋真宗章憲明肅劉皇后嘉州刺史通之女也州人

王蒙正以其女妻通孫從德後蒙正緣內戚致位即

官郡守驕橫不法多占州田且為除其稅知益州高

覲極論之不報

都統王夔素殘悍綽號夜叉恃功驕恣所至劫掠蜀

人苦之余玠帥蜀過嘉定夔所部迎謁故匿其精

銳玠詰之對詞頗不遜須臾盡出其軍江上班聲如

雷江水如沸噐械犀利旗幟鮮明舟中皆失色而玠

自若也徐命吏頒賞夔始心服曰儒者中乃有此人

哉是夜玠與親將楊成謀誅夔語在玠傳中計定召

夔議事潛以成代領其衆衆素苦夔亦遂貼然夔至



乃斬之今高標山小玉皇殿後相傳為王夔塚黃冠  
作醮事亦以香火及之嗟手夜又死猶令人  
畏也余玠入城嘉州此二事  
興利除害皆其續之表表者

德佑元年安撫使咎萬壽以三龜九頂紫雲諸城降  
于元都統侯興死之元末明玉珍養子三奴攻嘉定城  
陷守臣完者都郎革仄皆遁走獨行省叅政趙資守  
凌雲山奴執其妻子以招資資曰痴婦不死何為汝  
不見平章婦手蓋指郎革仄之妻成都陷時赴水而  
死也遂引弓射殺妻援絕亦遁去會二人於龍州謀  
興復為邏者所獲王珍欲用之不可會有訛言斬之  
蜀人稱曰三忠

蘓子瞻云慶歷皇祐以來蜀始創筒井用園刀鑿如  
碗大深者數十丈以巨竹去節牝牡相啣為井以隔  
橫入淡水則鹹泉自上又以竹之差小者入井中為  
桶無底而竅其上懸熟皮數寸入水中氣自呼吸而  
啟閉之一筒致水數斗按此鹽井取水之法至今猶  
然人但知食鹽而不識其法之所自始故附載之  
唐永徽六年嘉州有民辛道護妻一產四男

宋太祖開寶八年嘉州有禾一莖十四穗

九年九月嘉州江水暴漲壞官民廬舍溺死者亡筭

九月  
尤異 漲



宋太宗端拱三年嘉州江水漲入州城壞廬舍  
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嘉州廨有禾一莖十四穗  
仁宗景佑二年嘉州芝草生

皇佑元年嘉州有禾一莖九穗

理宗景定四年七月知嘉定府洪濤上言新繁縣御  
容殿前枯木再榮適有順化人楊嗣光奉列聖遺像  
來歸詔尊藏府中天慶觀俟異日迎赴行在予嗣光  
武階

度宗咸淳七年嘉定府城震者三詔金錢令咎萬壽  
城嘉定諸要害以備蒙古

明初凌雲寺鳴洪鍾一夕大雷雨掣鍾去墜於淵蓋  
龍宮惡聞之也至今不敢大聲鍾焉

明初州人鄧志德號雪梅道人世工畫尤善塑今凌  
雲諸像皆出其手志德每作畫必閉室靜坐雞犬皆  
遠之如是者數日而後下筆嘗畫一鍾離有客館其  
家窺見此仙晨出而暮返懇得之獻於藩府償百金云  
正德辛巳有丐者夫婦弄猴覓食寓白塔山一日丐  
夫死葬之塔旁猴日夜守而號亡何丐婦又招一夫  
猴起椰榆之令之作技不應鞭之入夜走丐瘞所號而  
死安先生盤曰若猴者獸耶人耶人殆不如也丐婦



何足責而猴之義亦奇矣特書其事以為世規

萬歷丙子年沙洲丐者有一犬是犬與猴類鍾候振  
為作義犬傳惜其文不存

嘉靖戊子秋有一青衣村人獲白兔獻之州二十六  
年大饑人相食

四十四年蔡伯貫之亂州城戒嚴鄉民王加興等素  
奉佛聚眾誦經作會主者不察擒而斃之率多橫死  
萬歷壬午三月內州城大火連日發最後一日尤慘  
烈已時起直至亥末二百餘年古房悉為煨燼至今  
不能盡復

己酉正月二十二日薄暮火自定波門旁民家起燬  
城樓延燒雞市并大小什字居民數百家至天明  
折斷方止類壬午之變三月十五日新察院右隣復  
起賴李侯德往事嚴責操兵令吏目潘志學督兵力  
救僅數家止

庚戌正月十二十三日連起仍在舊燒未盡及已燒  
新建者亦仗前法力救不至延蔓之甚

己酉之變部落蔡保夫婦及街民童九等皆見火旁  
高樹上懸一大紙有朱書不可辨又有印文印色顯  
然其大如今之升面不類官府所用者良久乃滅亦



極神異矣

按山海經有鳥名畢方如鶴一足赤文白喙見則其方有偽火柳子厚有逐畢方文節次火時皆見赤鳥盤旋炎馘之上俗謂之火鷄豈畢方歟若凡鳥安能當此烈氣也且偽言孔興謂之偽火也亦宜蓋亡賴之輩幸灾樂禍甚有因而起家者李侯嚴禁乃戢後之君子不可以不察



藝文志

文章者人物之迹舊志藝文應成卷帙今蕩然無存及考二山志目錄合詩序記銘竟可百餘則亦嘗斐然可觀矣乃按目求之詩無一焉僅得記序數首又類多方外事不可訓也擇其裨益教化而有理道之言即為訂訛錄入兼訪舊老口誦詩及聯若干乃續今文若干以識一代藝文之始夫文章固與時無窮也後必有作者亦必有述者矣有所待焉故畧之

清音亭記

宋伊川邵博撰

天下山水之觀在蜀蜀之勝曰嘉嘉之勝曰凌雲寺寺之南山又其勝也嘉祐中東坡先生字其亭曰清音則又南山之勝也有近歲所謂廉訪者輒曰亭雖佳其名字於吾意不可自書為橫山堂易之余舊聞寺有東坡遺跡過而訪焉禪師告余以故嗟夫此孔子習禮之樹所以不免於宋人也雖然東坡前日之不幸何獨此哉而小人之無忌憚則不復有加矣舊榜尚存復置於額而并刻之石且記其事以為往來士大夫一笑

九峯書院記

明御史朱廷立撰

柱史雲夢熊子按節嘉定乃與少叅何子僉憲鍾子



謀築書院於九峯山其守邦子鼎領之乃今上竣於  
是訓導蔣瑜者持鼎之牘來請記余曰建學育才國  
典有嘗乃復有書院耶瑜曰九峯有奇勝余曰書院  
固以勝耶曰嘉之士且衆學舍弗容士業弗集以渙  
散之累也茲之舉學宮之翼也勝其次耳余曰然汝  
謂諸子之為是謀也將為進取者之便耶瑜曰是非  
所敢知願教焉余曰不然也夫學覺也士類處而講  
說之求以覺此心焉爾矣是故善學者克吾本然有  
覺之心以行於父子君臣兄弟夫婦朋友之間各中  
其則是曰正學是曰正道而吾始謂之完人非是之

學不謂之道烏得為完人耶故曰三代之學所以明  
人倫也子謂學院者學宮之翼也其道乃在於是若  
曰吾之為是也將以便士之進取也則士之於家容  
膝之地皆能為之雖學宮可虛也奚書院也歟哉瑜  
曰瑜也聞命矣學貴立本功在知要願奉以授之為  
書院記歸以致於邦子告之指學士余曰然熊子名  
爵何子名鰲鍾子名錫具見乎錄

### 東坡書院記

學士劉春撰

踞嘉州東涉江而北不五里為龍泓山其巔平衍四  
曠有洗墨池焉池上有魚化龍字正統戊辰州人東



山居士劉公洪禹者博雅君子也登山見之謂與左  
爛柯巖洞筆法一律爛柯巖洞者東坡墨刻也因撫  
然曰東坡眉人與嘉接壤公嘗曰天下山水在蜀蜀  
之山水在嘉州此當為公潛隱之地遂創為屋若干  
間蕭公像於中而名曰東坡書院復募僧居之以給  
洒掃奠獻之事命其從子肅敬之子節介之讀書其  
間成化丙戌敬之舉進士累官御史今為方伯而風  
裁凜凜癸卯介之亦舉進士於鄉今為夷陵太守政  
化大行而東山公已棄世矣介之時至其院見其堂  
室為風雨浸損日就傾圮僧之事事者弗度乃愀然  
曰此吾先君子所以表先哲引後賢之舉也不可使  
鞠為榛芥因加修葺而嘉州太守永興曾執初公見  
之曰是吾責也乃相成之而黃門章君世奇適至曰  
不可使無所考於將來屬余為託夫世之賢豪英哲  
其風聲氣烈俊偉不拔者在當時多屈抑挫折然其  
實有諸內則其名亦隨之至於久而益振矣若東坡  
初應制即以文章妙天下歐陽子見之曰吾當避此  
人放出一頭地宋神宗讀其文必嘆曰奇才然而自  
然而自筮仕至歸沒四十年立朝者前後不滿一載  
中間因事立言因地建功挺然不群而亦以此賈禍



崎嶇嶺海而卒不變蓋其在朝也不知有其身在外也如在朝而忠義之節夷險一致故雖未嘗終其身立於朝廷之上而其風聲氣烈使人感慕慨嘆以為不究其用百世而下仰其名誦其文章論其世思欲見之而不可得則從而考其遺跡以表章之如見其人使其所興起焉况其過化之所乎此東坡書院之所由作也嗚呼是豈非實有諸內者耶觀於是則君子之自處惟求其是信之篤行之力固不必以時之得喪置忻戚而尚友者亦未可以成敗為進退也余懼州之藏脩游息於其間者跡其事而感焉因為紀其書院之成若太守之清慎好古樂成人之美以勵風化而介之汲汲繼述先人孝思不忘尋將啟厥後之科第雲仍者咸潛修於斯也是皆有可書也

洗墨池亭記

袁子讓撰

成都有洗墨池為子雲草元之處漢嘉亦有洗墨池為坡老著書之所古詞人墨客為世珍重所寄跡之鄉山水俱有榮名焉玉山珠澤理固然也余閱嘉州志讀劉學士春東坡書院記謂坡仙洗墨池在龍泓山岡頂上有魚化龍三字為苔蘚所蝕予洗而視之筆甚奇古意非坡老不能作也登凌雲寺又得洗墨



池於靈文殿左池上有橋橋覆以宇嘉靖間邦大夫  
鼎因而亭其西至今傑然為凌雲最勝不知坡老之  
洗墨於彼乎於此乎燔吾之迹上世傳疑後未徵信  
而况長公振世之傑尤士大夫所競為附會以為山  
川重者眉山又桑蓬之里長公生於斯遊於斯後之  
人苟得寄其仰止何地不可見芳踪哉癸卯亭就圯  
壞余以棘闈之後復趨朝事至今年甲辰始得集才  
勅之亭後擴九頂前揖三峩沫水當襟錦江為帶翹  
然孤閣負雲嶼而臨江渚仙仙然如欲飛歲時輕風  
噓邪細雨浚澈嘗試闢亭榭之門臨墨池之上滌紫

之芳潤覽水面之文章宛然如與坡仙談心而握  
手此亭不朽後之尚有坡仙者亦藉以不朽哉

清音競秀詩卷序

楊慎撰

蟠峯李子子安街使於蜀東阜劉子作詩贈之猶齋  
謝子繼之東谷教子三之初亭程子四之老予不敏  
五之屬而和者有若干首萃以成什乃孟冬二十日  
會於凌雲之清音競秀兩亭臨眺久之且邀予篆題  
予即以二亭名名卷蟠峯子曰義曷取乎噫山水之  
清音無幾且巖壑之競秀無幾耳與夫喙鳴之善也  
疇類之合也猶之山水巖壑也亦無幾耳子行萬里



閱人多矣所為詠嘆緘藏者僅是所為留連徙倚者  
僅是茲可曰無擇穀乎率是也於學術辨其真贗於  
朋友從分其鳳鷲於尚友師其峻特於剽務審其義  
命可以視身可以大畜可以樂群可以同人畜之大  
者德之崇也人之同者業之廣也雅是說也雖終身  
行之可奚翅為山水詩辭指我老子不敏題以清音  
競秀詩卷序

眉山得士錄序

袁子讓撰

嘉古眉山郡眉山之陽有蘓稽里為蘓頌稽留地也  
頌實蘇氏家眉山之始越數百年而有長公不寧元  
蘓且張蜀馮蜀中山水惟嘉勝俯仰蜀才惟長公奇  
予受事眉山覽山水之勝蜿蜒扶輿如長公之奇固  
非嘉山水不能孕也及與多士接閱其所為文則嘉  
山水之奇又若非長公之所能盡孕也視篆以來一  
月兩課士以其文稱量之與諸士約曰文章內扶心  
術外抒行證欲求有的要於奇不失正即如長公之  
文詎不奇甚而未嘗不軌於正也諸士以為然相與  
守之戶誦家傳以步趨長公為的然終閱其文危者  
層出急者湍發層出者如九山突兀湍發者如三水  
飛流總之成嘉州山水之奇而未會山水融結之妙



也年餘拾其奇不傷正者手為之筆削而剗刷之命  
曰眉山得士錄取其彫歸於樸絢反其素有蜀山之  
岸嶄而削其嶮巖有蜀水之渙豔而平其澎湃非以  
文誇諸士即借諸士之文還範諸士也非強諸士命  
形於我即假眉山之前脩還鑄眉山之後學也夫文  
章止於進取亦鉛槧爾使其內閑心術則初宜敦本  
而外闡行誼則未欲訪其流生心害政可云細故乎  
由長公之文論長公之世則議忤介甫至正也力闢  
青苗手實至惠也即百折而不回至忠也家無十全  
之囊至潔也四海以為家至無我也此其人心術何  
如端行誼何如介孰非文章之所橫流而濬發乎古  
人以立德立功立言為不朽事而析之為三亦從表  
見處臚列之而孰知立言之即立功也立功之即立  
德也詩云高山仰止其則不遠多士重念之道德則  
聖賢功名則卿相非異人任令人謂嘉州之得士不  
徒得文章士亦得心術行誼士也眉山其增而高乎  
不佞竇有一日之知矣

註易洞名

九峻山人陳嘉言理郡之暇遊九峯山近亭安先生  
註易洞觀所註方圓圖仰惟先生元德懿範籍甚海



內道風與山岳同高勝氣與煙雲俱遠豈直儒者師  
之實乃邦國之珍也遂不揣鄙薄僭擬斯銘銘曰於  
惟先生厥德孔碩該實五經尤深在易教不泥文學  
惟究畫潔淨精微無隱無顯逍遙九項友於三益續  
孔韋編得周政脉監觀道範式如金壁岩洞寥寥輝  
光奕奕

重修名宦祠記

西山張能鱗撰

孔子以布衣千古廟祀天下咸釋奠焉豈必以宦績  
所至哉然德侔天地古今一人而已下此法施於民  
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  
災捍大患則祀之泮宮之有名宦蓋取諸此故官其  
土者必舊有功德於民而後士民懷不忍沒具狀於  
有司有司上之學憲學憲核實乃許入祠非是不在  
祀典余順治辛丑奉

命分守上南駐嘉陽寇亂尚未平初謁

廟瞻拜荆榛茂草中堂廡祠宇皆瓦礫士民菜色不  
聊生不暇知崇德報功為何事也期年民志始定明  
倫堂成越三年甲辰民歌勞止而善心生嘉之人以  
舊州李公如栢者德政班班四十年猶在人心請入  
祠上之學憲報可奈祠圯跡湮失其考據并前賢幾



忘也余覽州志如隋之賢守趙昱斬蛟平水患唐刺史岑參以詩名監郡攝刺史薛能亦以詩名宋守呂由誠守死不屈於金俞興戰退蒙古皆以忠列名魏了翁以理學名提刑張方以平允名元有傳夢臣為總管明有李習段鑑曾介為州牧喬世寧袁昌祚為監司官雖不同各有表建載在州志可考而知也卒未有以州倅名者豈其官微而遺之歟如李公者嘉之人沐膏澤而歌思不諼直欲與前賢並垂則三代直道未嘗不至今在也維時士若民請復其祠州牧高君仲昆董其事舊址重新首先捐俸者廉憲李公諱淵霄即州倅公之胤子也贈州倅公為中憲大夫矣人咸曰德報不爽子未趨事不期月而祠成請余一言勒石余曰官無論尊卑學道愛人君子之德也世無論遠邇咏甘棠而思慕之民情之厚也因李公而前賢并舉俎豆重光宮墻復煥賢有司之職也且因李公入祠而後之民牧自一命以上咸砥勵廉隅顧愛名節其鼓舞興起當何如也若曰州倅州倅云爾請以質之委吏乘田者是為記

高標書院條約引

張能麟撰

邵博記天下之山水在蜀蜀之勝在嘉鄧諫從云漢



嘉為山水窟與林桂並稱憶昔繁勝之時天下之以  
境為樂者咸膾炙人口今雖景物荒殘而山水之真  
境猶在城中有山曰高標范成大所云登覽絕勝殆  
冠西川其在茲乎州治在兩江合流之際晉郭璞所  
定此為州之主山有樓曰萬景陟其巔俯視一切三  
峩環列如屏九頂如几烏尤如硯青衣沫水如墨池  
江風山月時往來其間此地讀書正好尋孔顏之樂  
處孔顏之樂夫人而知之矣疏水也曲肱也簞瓢陋  
巷也未必如此境之佳而曰在中曰不改此其樂未  
必在是而又未必不在是也人惟知孔顏之樂而後  
能自得其樂亦惟能自得其樂而後知孔顏之樂其  
樂也孔顏之樂無乎在無乎不在也非樂境也樂心  
也心自無不樂也各各人心有仲尼各各人心有真  
樂又何待曲肱陋巷之境乎况茲山明水秀霞麗雲  
蒸風雨驚竒光霽皎潔皆大塊之文章助才人之逸  
興開錦心發竒思吐辭為經可傳可法掾其餘緒弄  
月吟風或歌或嘯有吾與點也之意陶然悠然致足  
樂也雖然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今  
日循循規矩中不徑不實他日道明德立可稱儒者  
從祀孔顏之末庶幾與高標俱永其人傳其地亦傳



願不偉歟或曰郭璞註爾雅於烏尤洗墨魚頭黑李白讀書於平羌開峽有太白亭子瞻曰峨眉月半輪秋影入平羌江水流謫仙此語誰解道請君見月時登樓豈非隨境會心之徵驗歟諸生勉旃無負此高標也

一讀書明理天者理之極性者理之宗盡性窮理方可達天

一讀書務本主敬者德之聚學道須由敬入毋怠毋忽一讀書貴立品安飽無求不尤不怨謹言慎行下問虛懷皆粹品也入門而有品行不端者黜

一讀書分為三款經學史學時務為應制故也久則貫通一而三三而一然先讀古策論百篇以資筆力一逢二八日作策論各一篇日晡交卷學師彙定一冊次日呈覽論先經而後書策先史而後時務俱各擬題三十道示易簡也

一策論可傳者為一等選刻其文以行世合式者為二等有賞年常者為三等無賞罰下此則有罰

高標書院徵聘名士檄文丁未春王正月西山張能鱗竊以士子志學必先端其所向儒生問業須知己性之非苟斯道未得淵源則所習皆屬糟粕聖賢之



聞奧必何如而後入室升堂性命有精微豈姑且為之尋章摘句况乎六經註脚果盡貫通否乃以一第浮名遂分得失耶若自恃以及自滿使非下學之純倘自省因而自慚由有進階之路用是重開書院徵選俊良庶几載望高標復興雅化謹諏歲首建寅之月卜吉念五入學之辰聊備薪水以供饗飧併潔齋廊而懸卧榻負笈千里西南可以得朋星聚一堂觀摩豈曰無益從來渾金璞玉之質尚須陶融砥勵之功矧當化雨春風之時豈忘栽培傾覆之理之子之來之必有以懷之之子之好之必有以報之伊人宛在欲涸湖而莫從匪我斯求雖再三而非噴幸無守株以待免何至臨淵而羨魚吾道真傳勿令眼前錯過此中名理誰能言下承當企望殊殷筆多覲縷凡屬譽髦敬聽無譏

高標書院記

禮科給事中古渝劉如漢撰

漢嘉山水清歸之聚城有高標山主於中而博取焉我眉之遠大凌雲之高明龍泓之秀雅烏尤之踈越莫不屹然爭勝登高標環顧諸峯遠大者高明者秀雅者踈越者若一一受其裁成錦江來自岷山厥水清悠淼渺沫水過急馮水適勁淙淙有聲踞高標而



俯視三江清悠者過急者道勁者何衆派之匯於宗  
耶我藩參張公之建書院於茲以育蜀南士也蓋有  
所取爾昔之蜀南為傑士數出者各有建樹處者亦  
罔不彬彬秀良甲中之變坑焚殆盡二十年来絃誦  
聲歇士亦不自振起豈天生才有豐嗇抑亦作人之  
化無聞也公辛丑未守南土慨然惜之既為民經營  
溝洫即建學明倫以斯道為己任先是以時課士勃  
然知所嚮往繼憂其散處爰設書院檄召各庠士子  
居業且捐廉金備廩餼募齊夫供薪爨負笈者如歸  
也顧所業各未得要歸公乃出江南督學時手訂大  
學行義孝經衍義儒學理要等書示士子理學天人  
之旨又白下購經史古書八百餘卷貯之尊經閣俾  
多士沉酣飽飫於其中政暇輒親臨臯比剖決危疑  
使知要歸之處每曰學不究天人而徒滌青紫雖得  
之終於吾道無所輕重癸卯丙午雖登賢書者八人  
公未嘗以此為宮牆多蓋所望者得孔顏之樂繼道  
統之傳不區區尺幅自見也嗚呼置身軒冕之中而  
欲體聖人之教有其志者未必有其事公之曲成不  
遺可多邁歟雖然豈偶然哉公橫渠喬也家學淵源  
以民胞物與為志以窮理盡性為歸取全書讀之西



銘正蒙諸篇與公所續緒言及太極歌定性諸論其  
心其理先後一轍蜀南多士苟能仰止高標風雨晦  
明勿輟涵泳於知水仁山從容於天人性命萬事受  
裁統宗一貫各有得焉處則自適於孔顏之域出亦  
不愧於伊周之侶公之家學固淑身善事之津航多  
士之學公之學心公之心者亦庶幾無負此高標也  
已書院中公車者在長安與予志其事誦其德請予  
記予曰公之為此也樹一代之真才行千古之道學  
保兩間之元氣淑百世之儀型教思無窮天下後世  
必有聞而興起者區區吾鄉已哉若嘉太守高侯諱  
仰崑克體公志嘗為課諭優禮則又多士一時之幸  
皆可共紀其盛云公諱能麟別號西山燕人也

重修學宮記

彭欽撰

高標之麓維嘉學宮明御史郡人程子啟克實肇造  
者故廡下曾專祠祀之經百年餘甲申蜀亂殿屋門  
楹悉燬於兵

本朝御治百廢漸舉豈無為學校計者會西山張公  
諱能麟辛丑以少叅領蜀南先建明倫堂為講地未  
幾以入 賀去明年復來是時有巫峽餘氛大役繁  
起不遑也甲辰役止民寧公乃建兩廡置七十子及



先儒主起戟門三舍乙巳春謀於州牧高侯諱仲崑  
乃大集工建

先師殿啟聖祠櫺星門大坊鄉賢名宦二祠丙午復建尊  
經閣及六齋一切榱棟壯麗丹雘炳即入其中者愜  
然有車書杖履之思秋八月特牲告成諸紳士耒述  
公之功乞予言為記不禁踈然動容曰公之功可勝  
託我公之學深得於自強不息萬物一體之旨迹其  
守茲南土為民去害興利父老子弟之歌訟自有誌  
不朽者若夫蜀南多士久困幽谷心莫適從將甘為  
齊民焉王道不興聖人之所恫也憶公下車日首重

孝悌尚以明倫課士子各有油然而動於中者公又恐  
士子樸茂而寡節文也不學無術將焉用之爰置高  
幃書院設廩以延多士四方耒者盈舍公每政事之  
餘輒臨院為諸生講論出所纂著孝經行義大學衍  
義刪補儒宗理要等書無一非敦本善俗明體達用  
之實學又訂釋真禮書附進賢論謂有子諸人之德  
高於予求而僅配食廡下議將進之升堂此非千古  
卓議何能取古人而尚論之則公之藻鑑人群旌別  
淑慝大槩可思矣書院初起公登壇之日未嘗斤斤  
然為士子訓鉛槧業一以主敬致和窮理盡性至命



為指歸二年之內諸生靡不快然若有所得亦各能  
言所言夫不徒以文教人而卯午連發八人則公之  
至文沁入人心矣聖人之為不厭誨不倦非終不可  
學也貞恒之力不足故純駁參馬遂令聖人之詣為  
千古絕業公之學極乎粹而力足以貞之故在己者  
有以續千聖之傳及人者有以大一體之盛淺識之  
士徒知公之輝煌廟貌馨香俎豆為足以隆事我

先師也烏知公之事

先師者尤在善學聖人之為誨而與聖人同不厭不倦也  
乎嗚呼親公之教而有得於心則人人皆公之繼體  
而道由此其大行矣是又望於蜀士之善學我公以事  
先師也已予以功不勝託也聊識其畧云

張公修堰記

彭欽撰

自大禹濬畝澮以行溝洫遂開萬世水利之祖後世  
命官分理咸因之也蓋水之在天壤間本以利人非  
以病人用之則利棄之則病故濬導蓄洩之權足以  
移旱潦豐歉之事誠不在天也蜀自文翁穿腴民遂  
富饒李冰鑿離堆郡邑皆得灌溉二聖深得聖人經  
世之意故其澤不泯蜀人至今賴之嘉州蘓稽舊有  
牛特三堰分流於馮江馮性湍急行勢無常壬寅歲



江漲橫流衝決積沙石齊岸三堰遂廢三十里之內  
凡食其利者咸失所天雖清丈改為下田其如賦稅  
何民漸烏獸散去嘉又束手嘆曰今有若文翁李永  
者出而治之者誰乎恐未易也先是辛丑年藩參張  
公初准嘉州適有郝逆變公捐贖難民賑濟時飢請  
減僞例苛徵民稍安集即興學校建明倫堂課諸生  
以理學居無何公以慶賀入都壬寅水患衝決實甚  
癸卯夏公又奉命未嘉復問疾苦此事最急欲脩  
復詢於士人僉曰難訪於耆老僉曰難公已饑已溺  
之心日切憂遑而遷移會剿之役年餘甫畢甲辰冬  
公乃奮然曰人皆視為他人事故護之余直為己事  
也何終難者州守高君憇湧唯唯隨公率騎相厥川  
原審度形勢某處疏舊渠某處開新堰在者壘之沙  
者堤之壘石如壁植以柳樹所以捍衛經久者計工  
若干日夫役若干人日費若干粟計定乃下令公捐  
未百石州守高君亦樂捐輸悉貯工所支給百姓歡  
呼趨事向之烏獸散去今皆聞而歸矣挑者濬者築  
者防者不兩月告成流灌千畝土人曰初畏其難意  
其所費需萬金計工需年餘今之成也如是其神且  
速也非張公之德不及此謂易其名曰張公堰夫堰



之壞也民棄其家國損其賦所係匪微也今日者民  
旋樂工國無逋稅轉災為祥捷如桴鼓比諸文翁李  
永之利豈出其下哉蓋公之先人宦秦之洋邑洋每  
苦旱曾修龍門飛槽洞口一十二處洋人食澤至今  
廟祀不替公之敬奉家訓稔知民依之艱難故其德  
我嘉者亦如先人之德則公之用天因地忠國愛民  
志本乎孝而出之者嘉人享利之日皆歌咏之年矣  
是宜勒石以昭張之德與高君之功以及督工羅倅  
之勞且使後人知此舉之不易而時加意焉

舊詩對

東坡遊凌雲詩

少年不願萬戶侯亦不願識韓荆州惟願身為漢嘉  
守載酒時作凌雲遊  
虛名無用今白首夢中却到龍泓口浮雲軒冕何足  
言惟有江山難入手

萬景樓詩

翰林院謫吏王侯題

仙宮高並九峯青石磴侵雲客履輕檀樹參差迷野  
瑞簷花開落動春情青郭外連天闕酒綠燈前對  
友生萬景不殊樓閣換且將愁髮適蓬瀛

又

松溪安磐題



夢覺東園春氣浮  
坐移松檻曉梳頭  
扁舟坐誘湖南客  
細雨未登江上樓  
歲月肯容人住足  
鶯花不厭酒消愁  
杖藜明日遊何處  
報爾龍泓水竹幽

凌雲山詩

清澗縣令方可題

凌雲山據嘉之勝  
拱揖三峩帶兩河  
百丈全身誰與鑿  
十年霜刃我曾磨  
嶢巖岑錄封苔蘚  
洗墨蘓亭鎖薜蘿  
五馬共予雖踏遍  
九華春色為君多

烏尤爾雅臺詩

袁子讓題

郭子當年旣一邱  
墨池猶自浸魚頭  
而今山色都隨我  
留與人間染素秋

更衣亭

此亭創繼均難莫  
謂無閑風水不加  
愛惜未脉飽胎正  
結須知有益人文  
咸共護持

萬景樓

孫徵蘭題

閣擁九天一覽江  
山吸盡  
牕虛八面四時風  
月隨來

又

風月常為虛閣鎖  
江山爭與畫樓言  
萬壽觀朝觀所



風高傳華祝

天靜聽嵩呼

凌雲大佛頂

孫徵蘭題

昂頭撐碧漢伸足塞蒼江這大佛駭得千年勝骨  
掌中弄日丹眼底走銀河那小亭推出萬古雄心

新對聯

文廟櫺星門

張能鱗題

義路禮門斯道何莫由也

仁山知水會心豈在遠乎

戟門

巍矣宮墻得其門始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

大哉聖道待其人即行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先師殿

天地所以為大也

日月無得而踰焉

時行物生皆天道夫復何言哉

詩書執禮盡文章可得而聞也

一貫傳心二氏之異端自熄

六經垂教萬古之長夜以開

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未動之斯和其生



也榮其死也哀聖人德化豈必在得邦家  
是以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舟車  
所至人力所通至誠聲名迄今施及中外  
德高千聖豈與夷尹班乎  
道冠百王賢於堯舜遠矣

位何必帝王用則行舍則藏道未墜地  
時無論今古為不厭誨不倦文豈喪天  
聖人天縱多乎不多乎  
君子時中無可無不可  
又先師

高仰崑題

統緒一中使萬世人心長存堯舜文武  
撰合太極俾兩間化育咸歸美大聖神  
會萬殊之宗傳所不傳惟一貫  
出群聖之類贊無可贊曰大成  
明倫堂

學以致道致堯舜禹湯文武伊周孔孟之道吾必謂  
之學矣

堂曰明倫明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方可登  
此堂乎

至誠體物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其不貳也



則其生不測也

聖人愛民勞之耒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  
又從而振德之

齊治均平一本格致誠正以修身可謂學矣  
中和位育不離戒慎懼獨以盡性其知道乎

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天者理而已

誠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化不可為乎

高標書院

張能鱗題

登山觀水皆可成章

動知靜仁從其所樂

九項未為高九仞還虞一簣

三江何故合百川爭赴朝宗

